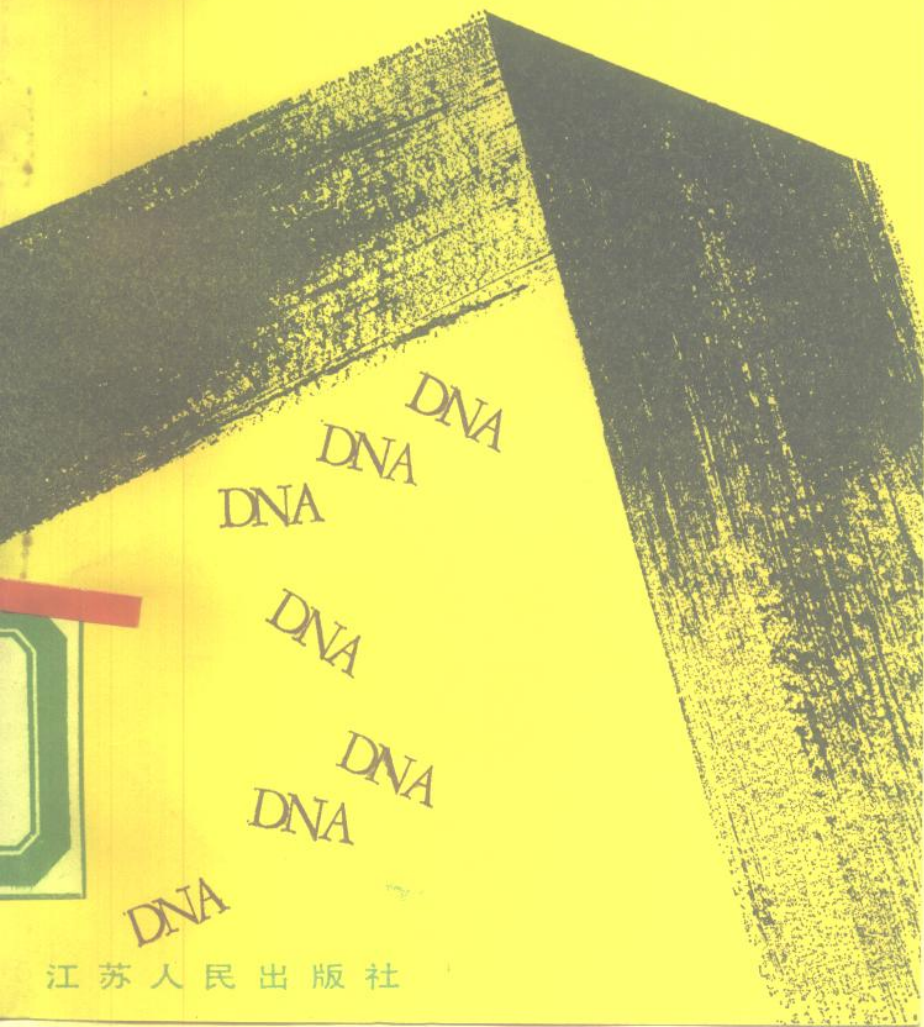


时代的挑战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新技术革命

● 陆 亨 俊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时代的挑战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新技术革命

陆 亨 俊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杨家祥

时代的挑战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新技术革命
陆亨俊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徐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 插页1 字数90,5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100册

书号: 4100·057 定价: 0.77元

面 向 现 代 化，
面 向 世 界，
面 向 未 来。

——邓 小 平

目 录

绪 论	1
时髦的热门话题	1
“太平洋时代”	3
挑战的实质	4
严峻的形势	6
中国的抉择	9
解放思想 继续探索	11
第一章 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和激烈竞争	13
“天下之宝 一为我用”	13
原料和能源的依赖	15
外贸增长高于经济增长	18
技术贸易的兴起	20
资本输出的加快	23
跨国公司与全球生产	25
人才引进与劳务出口	28
国际经济机构纷纷建立	30
学会两套本领	32
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34
参加国际竞争	37

第二章 新技术和新产业	40
“信息社会”的到来.....	40
“小精灵”的出现.....	43
群星灿烂的前景.....	46
新产业登上历史舞台.....	49
“电子心脏移植”.....	54
管理工作的“新纪元”.....	58
机会和挑战.....	61
“特殊气候”.....	64
第三章 分散化和改革之风	68
“高技术的冲击波”.....	68
分散与分权.....	71
既不能绕过 也不能回避.....	74
经济改革的先驱者.....	78
所有者和经营者.....	81
“农村走向城市”.....	84
更大的勇气.....	86
第四章 知识和人才成为战略资源	90
“必须洗耳恭听的话”.....	90
走出象牙之塔.....	93
日本现代化的特点.....	96
谁胜谁负.....	100
教育改革的趋势.....	103
“重灾区”的复苏.....	106

激发创造力.....	110
起用一代新人.....	112
第五章 “第三产业”的兴旺.....	116
仅次于石油贸易的旅游业.....	116
劳动力的转移.....	118
新方式和新行业.....	121
发人深思的统计数字.....	124
“无流通观点”.....	126
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128
中心城市的作用.....	131
条件已经成熟.....	134
结束语.....	137
历史的教训.....	137
伟大的变革.....	139
思想解放的新阶段.....	141
走自己的路.....	143

绪 论

时髦的热门话题

四月的西欧，不是霪雨连绵，就是阴云密布。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欧洲人的心情也象天气一样忧郁，对部署核导弹的抗议浪潮还没有过去，一个时髦的话题却是：

世界的经济中心会不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在法国影响最大的周刊《快报》，以《太平洋，新的世界轴心》为封面特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四月六日至八日，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地缘政治学会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智囊人士四百多人，其中包括法国前总理巴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荷兰外贸大臣、《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等都参加了会议。讨论的题目似乎有些触目惊心：“太平洋的挑战：西方的希望与恐惧”。

太平洋地区的兴起，对西欧意味着什么？

古代的亚洲本来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和起源地之一。巴比伦人的十进位和六十记分数迄今仍为全世界所通用；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三大发明成为西欧文明进步的催化剂；印度创造的拼音文字和天文学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但是，

从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使欧洲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从此，欧洲的资产阶级就一直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以墨卡托投影法绘制的“标准”世界地图，欧洲居于正中，而太平洋地区则偏处于一隅。海斯·蒙的《世界史》中，则专门有一章，把亚非拉广大地区称之为“白种人的负担”。

十九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兴起对欧洲当然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无论是华盛顿特区还是纽约市这些政治经济中心，或者是匹兹堡和底特律这些工业城市，都处在大西洋西岸地区。战后美欧结成的大西洋联盟，则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如果一旦这种格局改变了，那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联邦德国的《欧洲文献》认为，“这将把欧洲挤入一种更加边缘的地位。可能产生超出经济的、尤其是超出工业范畴的间接后果。”美国《新闻周刊》说，欧洲人感到，“这蕴藏着把世界重心永久转移。这样会把欧洲抛弃在无人理会和大大落后时代潮流的一潭死水之中。”

这些话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或者言过其实，但是对西欧来说，当前面临的确实是产业革命以来、甚至是文艺复兴以来一次最大的挑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太平洋时代”

欧洲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九八〇年美国对太平洋周围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第一次超过了对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贸易；到一九八三年，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比西欧多24%，即多了二百八十九亿美元。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访问中国前夕发表谈话说：“太平洋盆地是发展得最快的市场之一，美国及其太平洋邻国是有前途的国家”，“我相信，整个太平洋盆地将是世界的未来。”

早在一九七八年春，当选为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就提出过“环太平洋合作计划”的设想。这个设想是以日本为核心，开始时以东南亚联盟国家为主要合作对象，以后再扩大到大洋洲。一九八三年，日本一些报刊又提出要建立包括南北美洲在内的“环太平洋经济圈”。一九八四年四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在东京的亚太经社理事会上说：“亚太地区的力量团结起来，必定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未来的飞跃打下基础”，“我坚信，只有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之中，才有日本自己的和平与繁荣。”

日本报纸说得更明确，亚太地区照目前的经济速度发展下去，“也许不要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太平洋时代就会到来。”

这些话，对欧洲人来说，当然有些刺耳。四月十三日的《华盛顿邮报》说：“欧洲的衰落已成为欧洲大陆的热门话

题”。人们在巴黎街头漫步、逛逛书市，就能看到书店里充满一系列名为《亚洲在前进》、《日本对抗欧洲》和《太平洋：世界新轴心》之类的新书。一些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是连篇累牍。

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太平洋的挑战》一文中说：“太平洋地区在二十一世纪将发展成为居世界支配地位的经济区。”法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太平洋的呼唤》的文章中说：“几乎各地的人们都认为目前最有前途的国家都在太平洋沿岸。”英国《约克郡邮报》认为，“太平洋地区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之一，最具有发展的潜力。香港、东京和新加坡，现在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

挑 战 的 实 质

太平洋地域广袤，资源丰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谁能说大西洋地区就不辽阔或者贫瘠呢？欧洲的经济实力就不雄厚吗？问题显然不在这里。一九七五年底，美国总统福特也提出过“新太平洋主义”，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今天，太平洋挑战却又怎么成了热门话题了呢？人们很自然地会问：这场挑战的实质是什么？

联邦国外长根舍是最早提出太平洋挑战的政治家之一。他认为，这场挑战是指西欧的微电子和生物技术“处于落后状况”，而美国和日本正在进行一场向新时代进军的“大赛跑”，这个时代就是技术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时代。

在巴黎主持讨论会的国际地缘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玛丽-弗朗斯·加罗夫人认为,新技术革命是围绕着日美轴心出现的。她说,日本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是“处在全世界尖端工艺技术研究工作的最高点,这是太平洋地区的两极。”环绕着这两极,这一地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快,高贸易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艺技术的差距在增大。”

确实,濒临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州已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和新兴工业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州,世界著名的电子工业中心硅谷就在这个州的旧金山南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对外贸易中有三分之二是依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市场。日本已成为电子计算器的第二强国,在全球微电子信息处理机市场中,日本已占40%,而西欧只占10%。在这“两极”的周围,诸如东盟各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也很快,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甚至把他们称之为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这对于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欧来说,确实有些相形见绌。所以加罗夫人认为:“这种技术的加速进步不仅将导致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将导致质量上的优势”。这一点正是欧洲人所意识到的这场挑战的实质。法国“新潮派”理论家格吕克斯芒说得更直率:“要么制造机器人,要么听任衰落,这就是欧洲文明面临的选择。”

当然,对欧洲人来说,这场挑战不仅只限于经济领域。据报道,欧洲人甚至担心,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一旦欧洲局势危急,五角大楼能不能及时从太平洋地区调动驻军来支援西欧?或者说,美国人会不会也把防务重点转向太平洋?

事实上，到一九八三年，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年轻的舰队，拥有八百三十艘舰艇，总吨位达一百六十二万吨，比美国担负太平洋防务的第七舰队总吨位还要多一倍。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不少欧洲人仍然只是耸耸肩膀或者搓搓手。但是，“为了和洪水般涌来的太平洋盆地的革新产品竞争”，欧洲人已经意识到要全面检讨过时的大学制度，鼓励企业投资，促进各国和各企业的合作，以及加强自身防务，制订一项欧洲战略。有的还发出了“欧洲，为了自己站起来吧”的呼声。

严 峻 的 形 势

在太平洋的挑战中，中国将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从地理位置上说，中国当然是太平洋地区人口最多的大国。但是，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和日本，他们对太平洋挑战的概念，并没有把中国包括在内。

前文所说，加罗夫人所指的太平洋地区的两极是日本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美国舆论所谓的太平洋盆地是泛指太平洋周围的国家 and 地区。一九八三年十月，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太平洋共同体设想”国际讨论会，会上的设想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主导（其中又以太平洋东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为主导）、以美日合作为中心的。日本人提出的“太平洋经济圈设想”，则是以日本为核心，得

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先进国”和东南亚联盟的合作，而建立起来的。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并没有把中国的经济实力放在应有的地位。说得客气一些，他们认为，中国在本世纪内，似乎还着重于内部经济的发展，不会变成一个贸易大国；或者说，只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展望未来，中国和美国、日本、苏联、联邦德国等国家将在三十年后“比今天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盖洛普民意测验）；但是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太平洋边上的世界大国”（《莱茵信使》周刊）；有的则把中国和印度、孟加拉等国列在一起称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法兰克福汇报》）。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多年来，工农业生产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工作中的失误，特别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世界各国经济都有很大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却陷入了十年动乱，贻误了大好时机，使我国同发达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甚至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都拉大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经济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居世界前列。但是与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据世界银行一九八三年的报告，一九八一年按人口平均，各国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

美 国 12,820美元，

加拿大 11,400美元;
澳大利亚 10,080美元;
日本 10,080美元;
新西兰 7,700美元;
新加坡 5,240美元;
香港 5,100美元;
马来西亚 1,840美元;
南朝鲜 1,700美元;
菲律宾 790美元;
印度尼西亚 530美元。

如果包括拉丁美洲中某些太平洋沿岸国家:

智利 2,560美元;
墨西哥 2,250美元;
巴拿马 1,910美元;
厄瓜多尔 1,180美元;
秘鲁 1,170美元。

根据同一份报告,中国人均为300美元!

当然,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上有所不同,特别在“劳务”这部分,西方国家所占比重很大;国外的物价一般也比我国高得多;而且贫富严重不均。但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能说不是重要标志之一。我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2.6%,而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占世界的2.3%,这个水平毕竟是太低了呵!

中国的抉择

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他说：“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①

现在看来，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已是大势所趋。这种局面的出现，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在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之中。如同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所说：“太平洋的挑战”首先在于对这个地区的每个国家要接受其“命运的挑战”。中华的更快振兴，将能加速这个中心的转移；反之，我国的建设如果不能赶上这个形势，无疑将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党的十二大已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实现。

与这同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太平洋地区在本世纪末以前，各国的经济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根据联合国发表的《世界人口趋势与政策报告》，亚洲各发展中国家，在八十年代

^①《邓小平文选》第88、87—88页。

的经济增长率，预计每年平均达7.3%；九十年代可达8.9%，西方发达国家在同期内预计年增长率为3.7—3.9%。

如果这个预测大致可以确立的话，那末，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也接近翻两番。其中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已提出八十年代的年增长率争取平均达到10%，如果九十年代仍能保持这个水平，那末到本世纪末就要超过翻两番。

日本首相的咨询机关——经济审议会，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和计算，于一九八二年提出《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每年平均增长如果达到4%的话，那末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将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21,200美元（以一九八〇年不变价格计算），将超过美国（“报告”预计美国年增长率为2.5%，到本世纪末人均均为17,000美元）。

新加坡和日本在本世纪末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当然还有许多内部和外部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造成的周期性危机，将对经济发展起消极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对经济的发展又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综合各种因素，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说，这些目标是达不到的。

面对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必须作出抉择。这就是说，我们必需充分认识争取时间的重要性，要力争把我国的建设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争取早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